

現代佛學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

釋大田

一、「譯經」與「義解」的今昔

現代的佛學研究方法，基本上產生於西方，日本明治時代傳進東瀛，然後影響到中國。早期西方的佛教研究可說是殖民時代的副產品，但是隨著對印度和東方文明的理解的深化，逐漸擺脫舊有的意識型態，而從歷史、語言、文獻、考古等多方面去探索東方文明。數百年下來，所建立起來的知識量，可以說遠遠超過傳統世界中人的想像。這裡面，比較現實的問題，就是原典的理解和翻譯。理解上迫切需要的是語學的工具書，所以有辭典的編纂，包括梵文、藏文、巴利文等。翻譯其實也是爲了理解，而依各種語言的翻譯人口不同，成果也大不相同。

這種基礎下，而有現代的佛學研究發展。這種發展，透過中國佛教史來理解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思考。過去屬於僧侶，以僧眾爲中心的佛法傳播，在近代的印刷術普及，乃至原典、研究工具、研究方法的平民化之下，佛教的理解和研究變成只要我喜歡就可以做的事情，所以真的是四眾平等、眾生平等了。因此所謂的「高僧傳」的傳統意識，可以說已經不能涵蓋現代佛教的實態。過去的「高僧傳」，有「譯經」，有「義解」，但是現在的翻譯工作，已經不是「高僧」的專屬權利；現在的佛教研究理解，也不是「高僧」的專屬權利了。反而屬於這兩方面的成果，大部分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人士所呈現，僧眾在這裡面扮演的角色比例已經大幅降低。特別是過去高僧求法，學習梵文，然後傳譯的傳統學習方式，現在已經改變爲大學的教育機構在主導，傳授這種能力，培育這種人才。而大學並非僧

眾所專屬的，反而是一般大眾所擁有的地方。這種現實世界的轉變，對於佛教研究，究竟具有什麼意義，有何影響，值得我們去思考和反省。

絲路的佛教傳到中國，主體是傳譯，好像是到新的國土去播種一樣。傳譯的過程中雖然也有一部份的義解，但是真正的義解是，隨著原典的譯出，而開始用自己的語言去消化以後，才真正產生了一種移植後新的理解，這大概可以說是生根吧！然後再加以推陳出新，展現出固有文化和傳來文明的新融合，而有種種的宗派學說乃至修行法門的呈現，大放異彩而開花結果。但是隨著印度佛教的滅亡，中國的宋遼金元西夏的分立，絲路傳譯的傳統已經由漢民族轉到其他民族、其他語言上，而中國佛教漢語佛教的傳譯與隨之而來的義解，便隨之夭折了。二十世紀的西洋文化（包括東洋文化）的傳入，可以說是中國傳譯絲路斷絕近千年之後，再誕生的新絲路。這個新絲路的文化傳遞，當然不再以佛教為主，因為主體已經不是佛教了。主體是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的文化與文明，而佛教只是附屬的一部份而已。也就是說，過去的絲路佛典傳譯，與現代西方文明的傳入，在內容、方法、對象、媒介等等，與過去的絲路有著本質上的差異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強勢的文明力量，在傳播時所產生的作用，包括對處於邊緣的佛教的影響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。

從中國佛教史來看，中國文明從過去的絲路時代到現在，其實已經建立起一種接受異文明的能力，對於其他文明的接受，從過去的佛教傳入，到現代的西方文明的傳入，其實有一種內在的繼承性。這種現象，就現代的佛教研究來說，也是一樣的。這種對於異文明的包容和消化，其實是開放的文明的一種表徵。但是由於西方文明並非以佛教為主體，所以在新絲路的傳播中，佛教界所能吸收到的訊息，其實種類是很有限的。比如說，鳩摩羅什或達摩大師那樣的佛教人物，我們現在不可能去指望西方世界有這號人物蹣跚地跑到東方來，說：我已經把你的心安好了！反而西方世界很期待東方有新的鈴木大拙去弘法。所以這種「譯經」與「義解」的今昔，可以說是「高僧傳」的崩潰與逆轉吧！對於西方文明的接受，雖然有一

種期待聖人的心理，但是相反地，西方卻期待東方有聖人。我們接受西方的佛教研究成果及方法，但是主體已經是大眾社會，而非僧侶世界。

二、「習禪」、「明律」等的轉變

現代由西方傳來的佛教研究，並不必然帶來「習禪」等等的內容。也就是，即使到西方去留學，或是西方學者到東方來，他們並不見得是懂禪法，能傳播佛教的。所以除了高僧傳裡所說的譯經與義解以外，其他的八種高僧類型，並無法由新絲路傳來。也就是說，其他的高僧類型，例如習禪、明律、護法等，只有從本土產生。但是現代的佛教傳譯與義解的主體，既然已經轉移到一般大眾的身上，那麼其他八種類型的僧人，我們如何求之於這個時代呢？如果傳統的佛教本身不再積極重新建立這樣的傳統，那麼所謂的高僧將有逐漸泯沒的危機。中國佛教中的高僧類型，正好可以反應出佛教本身的多樣性，也可以反應出佛教與世間的互動，還包括佛教本身的實踐層面，而這些都不是現代佛學研究所能取代的。

特別是習禪，到了唐代以後，可以說變成了整個中國佛教的主體。到了大明高僧傳，其實只剩義解和習禪兩大支柱而已。也就是即使宋元以後的佛教，還是維持著最基本的「解」與「行」兩大佛教根本要素。但是這兩大要素，到了現代佛教研究，只萎縮成義解（含譯經），而失去了習禪的傳統。也就是從中國佛教史來看，這個時代，義解已經佔據了發言權，而習禪的佛教特徵則逐漸被逼到角落。但是從佛法的本質和傳統的豐富歷史來看，佛法應該有多面性，也應該重視實踐，才是整個佛教正常發展的正軌。我們緬懷世尊，他當年六年苦行時，何嘗帶著書本去修行？當年密勒日巴在雪山巖窟，有的也只是師承的口訣而已。密勒日巴爲了讓佛學家曉悟，故意入虛空堅固三昧，讓佛學家們動彈不得，所以佛學家主張的虛空是無礙法（這是部派佛教以來的學說）不攻自破。也就是說，就常識而得來的知識，甚至是後代佛弟子的看法，也是要經常反省的。部派佛教對經典的解釋，有時候只是隨俗而

安立，並沒有真理的必然性。而現代的佛教研究，也是無法擺脫這種侷限的。是部派佛教的專家，不見得能成為阿羅漢；是大智度論的專家，不見得能有龍樹菩薩的智慧和願行。

所以在反省現代佛教的種種現實問題時，我們應當經常回顧歷史，反省自己的立場與處境，才能鑑往知來。而現代佛教的發展，雖然義學也是非重視不可的一環，但是翻譯、理解絕不能代表整個佛法。如果缺乏這個認識，對於這時代的佛教問題就會失去改善的力量。現代佛教的最大問題，可以說已經變成以義解為中心的佛教。而不論是解行，不論是聞思修證，義解都只佔了一半。這種以人類理性為主的活動，並不能帶來真正健全的佛教發展，因為人類不只是有理性而已，人類還有非常難纏的感情。如果沒有發展習禪等等傳統的修行來對治，那麼煩惱依然是煩惱，不會因為多研究，煩惱就減少或斷除。

佛法是佛陀從菩提樹下開發出來的大智慧，用這樣的智慧來對眾生說法，解決眾生的煩惱，就是佛法。所以佛法是從佛陀的正覺之心所流露的，是面對眾生的煩惱時，悲感而智應的，隨眾生的需要而說法，並不是死板板的教科書那樣的。也不是要依賴外在的條件，而是以佛陀之心，教眾生之心，心心相導，而入實相。這樣的教法，本來是隨緣隨機的，是不拘於形式的。但是這樣的教法流傳下來，當它變成文字，乃至變成文獻時，就變成可以觀察和研究的對象。所以在這個層面上，它和科學方法有一些關聯。所以當我們說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佛教時，其實在某個層面上已經脫離佛陀的本懷了。因為我們變成有對象，變成要研究，這種目的和方法，本質上與佛法是不一樣的。也就是說，即使我們能夠將整個三藏十二部用科學方法研究得很精密，了解得很透徹，知道每個字是甚麼意思，每個字在歷史中有什麼思想史的意義，但是也不一定能解決我們現在的煩惱不安。這個侷限性，是每一門學問都有可能產生的。如果不能理解這個侷限，那麼很可能會誤將方便當作究竟了。

現代文明的飛躍發展，非常奪人耳目，我們要去追上時代的潮流似乎就已經要筋疲力盡了。佛教的研究也是一樣，隨著文明的發展，變化的非常迅速。知識量的暴增，帶來的當然

是研究上的不少方便。我們一天獲得的資訊量，可能超過古人好多倍。如果跟隨上這個潮流，也能有所成就。因為為學日益，為學講究的就是知識量的增加。日進有功，誰都會承認為學的價值。但是那樣的價值，是否能安身立命，那樣的價值是否能等同於真理的價值，就得省思了。有的人聽了佛陀一句話，就能悟道；但是我們坐擁一部大藏經，也未必能少些煩惱。

三、真理與方法

真理離不開方法。每一種學問多少都有專屬於該門學問的方法，但是學問和真理是否完全可以等同起來，值得深思。尤其二十世紀以後，學問與學問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，科際整合成為時代迫切的問題。而各個學問之間在方法上的異同，也是整合時棘手的問題。佛教在這個時代中，也可以用現代各門學問的方法來作研究，但是那樣做出來的結果，是否能和釋迦佛所證悟的內容等同起來，不無疑問。也就是，佛陀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證悟的真理，是否如一般學問那樣能夠完全變成一種學問式的方法和結果，不無反省和斟酌的必要。因為立場如果一開始就不同，要達成相同的結果似乎並不容易。

當然我們可以從多方面切入，來逼近真理，用人類理性所可能達到的範圍，儘量去揣摩佛陀的證悟內容。這樣做，對於現代人來說，不失為一個便利的方法。但是我們再反省現代學問方法，在種種訓練之後，是否能讓我們真的得到能讓自己滿足的答案，是否在有效的學問中真的達到對真理的理解和體悟，則恐怕難以得到肯定的答案。當然，佛陀和現代學問都不是反智論的，不過雖然古今都贊成知識和理性的必要性，但是所得出的結果卻是天壤之別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就得反思其中有何差異，而自己如何在這種差異中找到平衡。午夜夢迴，捫心自問，究竟佛陀教了我們什麼，而自己做了什麼。這樣的反省，才能讓自己在追

求佛法的真實的過程中，不會因為世間的無常轉變或學問的生生滅滅，就迷失自己應走的方向。

過去絲路的佛教傳入所帶來的多類型高僧出現的現象，和現代西方佛教研究傳入所帶來的佛教單一化現象，是強烈的對比，也是我們在思考佛教以及個人的未來時，值得再三反省的問題。這裡當然不是要主張「師心不師古」，因為那樣就會有陷入反智論的危險，也有廢棄古典的危險。（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一說：「師心退真慧」，「師心，謂自見取」。師心，梵文為 *svapratyaya*。）而是如何合理來看待現代佛教研究和傳統佛法之間的異同，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完成人生的理想。而這是現代佛弟子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。

（作者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生）

